



中国经典名著

续资治通鉴

(十六)

〔清〕毕沅 著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卷第一百三十九	1
卷第一百四十	28
卷第一百四十一	52
卷第一百四十二	74
卷第一百四十三	96
卷第一百四十四	119
卷第一百四十五	141
卷第一百四十六	161

卷第一百三十九

【宋纪一百三十九】

起閏逢涪滩十月，尽柔兆掩茂十二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孝宗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隆兴二年（金大定四年）冬，十月，癸亥朔，金主猎于密云；丙寅，还都。

丁卯，知枢密院事贺允中罢，为资政殿大学士。致仕，己巳，以周蔡兼权知枢密院事，王之望兼同知枢密院事。

庚午，诏曰：“朕每听朝议政，顷刻之际，意有未尽。自今执政大臣或有奏陈，宜于申未间人对便殿，庶可坐论，得尽所闻，期跻于治。”

庚辰，蠲京西、湖北运粮所经州县秋税之半。

汤思退侥幸和议速成，边备尽弛，金都元帅布萨忠义知其可乘也，遂议渡淮。始，魏杞行次盱眙，忠义遣赵房长问杞所以来之意，欲观国书。杞曰：“书，御封也，见主当廷授。”房长驰白忠义，疑国书不如式，又欲割商、秦之地及归正人，且约岁币二十万。杞以闻，帝命尽如初式，许割四州，岁币亦如其数，再易国书。忠义犹以未如所约，辛巳，与赫舍哩志宁分兵自清河口以侵楚州。时知州魏胜，奉诏措置清河口，金人乘间以舟载器甲、糗粮自清河出，胜觇知之，帅兵拒于河口。金兵诈称欲运粮往泗州，由清河口入淮，胜欲御之；都统制刘宝以方议和，不可，至是宝遂弃城遁。



十一月，乙酉，金兵攻楚州，魏胜率众拒战于淮阳，自卯至申，胜负未决。金图克坦克宁帅生兵至，胜与力战，矢尽，依土阜为陈，谓士卒曰：“我当死此，得脱者归报天子。”乃令步卒居前，骑兵为殿，至淮东十八里，中矢，坠马死。事闻，赠正任承宣使。楚州遂破，金人又破濠州，王彦弃昭关遁，滁州亦破。

戊子，以金人侵境，诏郊祀改用明年。

汤思退罢都督，召陈康伯。

己丑，金封皇子永功为郑王。

庚寅，命杨存中都督江淮军马。

先是汤思退既不行，乃升存中为都督军马，及事急，复以王之望为督视，之望力辞，乃升存中为都督。

诏谕归正官民云：“朕遣使约和，首尾三载，北师好战，要执不回。朕志在好生，宁甘屈己，书币土地，一一曲从。唯念名将、贵臣，皆北方之豪杰，慕中国之仁义，投戈来归；与夫东土人民，喜我乐土；知其设意，欲得甘心，断之于中，决不复遣。尔等当思交兵衅隙，职此之由，视之如仇，共图扫荡。”

辛卯，汤思退除职，奉祠。

言者论其急于和好之成，自坏边备，罢筑寿春城，散万弩营兵，辍修海船，毁拆水柜，不推军功赏典，及撤海、泗、唐、邓之戍，诏责居永州。行至信州，忧悸而死。

自思退唱和议，欲兴大狱以锄异己者。时参知政事周葵行相事，闻诸生有欲相率伏阙者，奏以黄榜禁之，略云：“靖康军兴，有不逞之徒，鼓倡诸生伏阙上书，几至生变。若蹈前辙，为首者重置典宪，余人编配。”黄榜出，物论



哗然。于是太学生张观、宋鼎、葛用中等七十余人，上书论汤思退、王之望、尹穡曰：“扬州退敌之后，敌人不敢南下。汤思退首唱和议，之望、尹穡附之，极力挤排。遂至张浚罢去，边备废弛，堕敌计中。天下为之寒心，而思退辈方以为得计。今敌人长驱直至淮甸，皆思退等三人怀奸误国，此三人之罪，皆可斩也。愿陛下先正三贼之罪以明示天下，仍窜其党洪适、晁公武，而用陈康伯、胡铨为腹心，召金安节、虞允文、王大宝、陈俊卿、王十朋、陈良翰、黄中、龚茂良、刘夙、张栻、查籥，协谋同心，以济大计。”帝大怒，欲加重罪。晁公武及右正言龚茂良同入对，帝怒稍霁，之望亦为之救解，乃止。

先是侍御史尹穡请置狱，取不肯撤备及弃地者核其罪，庶和议决成，所指凡二十余人，由是擢穡为左谏议大夫，而公武亦自殿中侍御史迁侍御中，洪适时以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。

丙申，遣国信所通事王抃使金军，并割商、秦地，归被俘人，惟叛亡者不与，馀誓目略同绍兴，世为叔侄之国，减银绢五万，易岁贡为岁币而已。金人皆听许。

丁酉，诏择日视师。

戊戌，以陈康伯为左仆射兼枢密使。

辛丑，钱端礼赐出身，签书枢密院事，旋命兼权参知政事。

金尚书省火。

壬寅，以显谟阁学士虞允文同签书枢密院事。

诏：“馆阁储材之地，依祖宗旧法，更不立额。”

甲辰，步军司统制崔泉，败金人于六合。



权尚书工部侍郎何辅进对，因及用人事，帝曰：“近日士大夫议论好恶，多不公心。卿所谓其言若善，虽仇怨在所当用，如其不善，虽亲故不可曲从，此论是也。”

己酉，刘宝落节钺，为武泰军承宣使；王彦落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。

庚戌，诏：“方今多事，理宜博谋，侍从、两省官，每日一到都堂，遇合关台谏者，亦许会议。”

陈康伯力疾诣阙，闰月，甲寅，入见。诏：“康伯间一日一朝，肩輿至殿门，仍给扶，非大事不署。”

丙辰，参知政事周葵罢。

壬戌，兵部侍郎胡铨、右谏议大夫尹穡并罢。

铨、穡受诏，分往淮东、西措置海道。时金兵号八十万，濠、滁皆破，唯高邮守陈敏拒敌射阳湖，而李宝预求密诏为自安计，拥兵不救。铨劾奏之曰：“臣受诏命范荣备淮，李宝备江，缓急相援。今宝视敏弗救，若射阳失守，大事去矣。”宝惧，始出师犄角。会天大雪，河冰皆合，铨先持铁锤锤冰，士皆用命，金人乃退。

铨、穡皆挈家以行，为言者所劾，遂与祠。

乙亥，参知政事王之望罢。

先是金人至扬州，或请击之，杨存中不敢渡江，固垒以自守。之望与汤思退表里，专以割地啖金为得计。至是帝以金人且退，诏督府择利击之。时之望视师江上，令诸将不得妄进。朝廷趣行，之望言王抃既还，不可冒小利，害大计。言者论之，遂罢。

丙子，以王抃为奉使大金通问国信所参议官，持陈康伯报书以行。丁丑，金遣张恭愈来迓使者。



十二月，戊子，魏杞始自镇江渡淮。

辛卯，以钱端礼参知政事，虞允文同知枢密院事，礼部尚书王刚中签书枢密院事。

丙申，制曰：“比遣王抃，远抵颍滨，正皇帝之称，为叔侄之国，岁币减十万之数，地界如绍兴之时。怜彼此之无辜，约叛亡之不遣，可使归正之人，咸起宁居之心。重念数州之民，罹此一时之难，老稚有荡析之，丁壮有系累之苦，宜推荡涤之宥，少慰凋残之情。除逃遁官吏不赦外，杂犯死罪情轻者减一等，余并放遣。洪适所草也。论者谓前此之贬损，四方盖未闻知，今著之赦文，殊失国体。

遣洪适等贺金主生辰，以后遂以为常。

己酉，朝献景灵宫。庚戌，朝飨太庙。

是岁，金大有年，断死罪十有七人。

孝宗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乾道元年（金大定五年）春，正月，辛亥朔，车驾诣圜坛行礼，大赦，改元。

乙卯，金主命于泰州、临潢接境设边堡七十，驻兵万三千。

丁巳，淮西安抚使韩璣，勒停，贺州编管，以部将孔福、顿遇弃城逃避故也。福伏诛，遇刺配吉阳军牢城。

己未，通向使魏杞等赍国书至金，书式为“侄宋皇帝冲，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”，岁币二十万。金人复书“叔大金皇帝”，不名，不书“谨再拜”，但曰“致书于侄宋皇帝”，不用尊号，不称“阙下”，自是为定式。

辛酉，召杨存中还。



丁卯，起居舍人王稽中言：“臣每念国朝罕有世家；惟将家子能世其家，有曹彬之子玮，种世衡之子諤，諤之子师道，皆世为良将。近日将臣子弟，皆以武弁为耻。”帝曰：“此言甚合朕意。”稽中曰：“今国家闲暇，正当选将。万一用武，仓卒不可得之。”帝曰：“卿言甚当。”稽中请于大将之家，选武勇能世其家者尊显之，万一用武，不至无将；若其无虞，不妨阴壮国势。帝曰：“此论深得今日之切务。”稽中又言：“陛下留意北人，然北人皆负陛下。如贺允中老不知退，遭陛下简罢；王之望谋国，前后反覆异词；尹穡好邪，与汤思退阴结死党，使季南寿往来传递言语，士大夫目之为‘肉简牌’，其为欺君误国，弛去边备，钩致敌人渡淮，几危社稷！”帝曰：“如尹穡尤可罪。朕切以腹心待之，乃奸邪至于如此！”稽中又曰：“如王逖虽未甚有施設，然多与尹穡屏人切切细语，士大夫皆谓之邪奸，赖陛下先知其奸，乃并逐之，士大夫尤服圣聪。”

以王抃使金有劳，加五官，抃由是见知于帝。后与曾覿、甘昇相结，时论恶之。

庚午，诏曰：“馆职所以招延天下之英俊，以待显擢，苟不亲吏事，知民情，则将来何以备公卿之任！今后更迭补外，历试而出，以称朕乐育真才之意。”

辛未，立两淮守令劝民种桑赏格。

金以和议成诏中外；复命有司，旱、蝗、水溢之处，与免租赋。

壬申，诏两浙振流民；以绍兴流民多死，罢守臣徐喆及两县令。

癸酉，蠲沿边残破州军赋一年。



金命元帅府诸新旧军，以六万人留戍，馀并放还。以宋国岁币赏诸军。

甲戌，贬刘宝琼州安置。

乙亥，罢两淮招抚司及陕西、河亦宣抚招讨司。

召提举太平兴国宫陈俊卿入对，帝劳抚之。因极论朋党之弊，且论人材当以气节为主，气节者少有过差，当容之，邪佞者甚有才，当察之，帝善其言。除吏部侍郎，同修国史。

二月，庚辰朔，朝德寿宫，从太上皇、太上皇后如四圣观。帝亲扶上皇上马，都人欢呼，以为所未尝见。

癸巳，移濠州戍兵于藕塘。

庚子，以杨存中为宁远、昭庆军节度使。

壬寅，金罢纳粟补官令。

甲辰，以久雨，避殿，减膳，蠲两淮灾伤州县身丁钱绢，决系囚。

命镇江、建康、鄂州、荆南都统并兼提举措置屯田，两淮、湖广总领、淮南、湖北、京西帅漕兼提举措置屯田，守臣兼管内屯田事。

丁未，尚书左仆射陈康伯薨。

绍兴末，有与子之意，康伯密赞大议；及行内禅礼，以康伯奉册。帝即位，礼遇优渥，但呼丞相而不名。尝谓辅臣曰：“陈康伯有气量，朕扈从太上在金陵，其从容不迫，可比晋谢安。”至是奏事出，至殿庐而疾作，輿至第，薨。赠太师，谥文恭，御书“旌忠显德之碑”表其墓。

三月，庚申，以虞允文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，王刚中同知枢密院事。



癸亥，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卒，谥庄定。

壬申，金群臣上尊号曰应天兴祚仁德圣孝皇帝。

乙亥，太白经天。

诏举制科。

是春，湖南盗起，入广东，焚掠州县，官平讨平之。

夏，四月，丙申，诏庐州兵马都监郭璘，特令再任，以金人渡淮，保守焦湖舟船无虞也。庚子，金报问使完颜仲等入见。

癸卯，金西京留守寿王京，以谋反安置岚州。

京妻公寿，尝召日者孙邦荣推京禄命，邦荣言：“留守官至太师，爵封王。”京问：“此上更无有否？”邦荣曰：“止于此。”京曰：“然则所官何为？”邦荣察其意，诈为图讖，作诗以献于京。京曰：“后诚如此乎？”遂受其诗，再使卜之，邦荣诡称得卦有吉兆，京复使邦荣推金主当生年月。家人孙霄格，妄作谣语诳惑京，如邦荣指，京信之。公寿具知其事。

至是邦荣上变，诏刑部侍郎高德基等往鞠之，京等皆款伏。金主曰：“海陵无道，使光英在，朕亦保全之，况京等哉！”于是京夫妇特免死，杖一百，除名，岚州楼烦县安置，以婢百口自随，官给土田。诏谕京曰：“朕与汝皆太祖之孙，海陵失道，翦灭宗支。朕念兄弟无几，于汝尤为亲戚。汝亦自知之，何为而怀此心？朕念骨肉，不思尽法。汝若尚不思过，朕虽不加诛，天地岂能容汝也！”

乙巳，金都无帅完颜思敬罢。

吴璘来朝，寻进封新安郡王，判兴元府。

五月，己酉朔，帝谕辅臣曰：“今边事少宁，卿等当



为朕留意人材。”钱端礼言：“人主之职，惟当辨君子小人。若朝廷所任纯朴厚重之士，则浮伪自革，实效可成。”帝曰：“固知如此。君臣之间，须相警戒。”

庚戌，中书舍人洪适进对，帝曰：“卿所缴秦垧差遣甚当。向后有合缴事，不须札子，但批敕以进。”又曰：“如有出自朕意，事不可行者，卿但缴进。”

初，奏垧陈乞官观，适缴奏：“秦桧藏奸稔恶，金珠充牣其家。垧乃其不肖之孙，华屋后藏，辄称累重仰禄。公然欺世，玩侮朝廷”故也。

辛亥，帝谕钱端礼等曰：“早朝，与卿等每不从容。今后晚间少暇时，当召卿等款曲论治道。”端礼等既退，又遣中使传旨，每遇晚，召于东华门入，请选德殿奏事。”

甲寅，臣僚言：“唐任刘晏二十载。今之户部，始用也未必择之精，即用也未必任之久，多不一岁，少或半岁，已徙职而去矣，孰能为国家周虚实、究源流而图善后之计哉！望陛下略依唐故事，博选中外之臣，其材之可用者，而试以财计之任，又观其稍有所成，而付之版曹之职。苟称其职，虽数迁而至乎二府，职固不徙也。勿夺其权，使之得以号令州县，而趣督倚办焉；勿拘其制，使之得以权衡低昂，而通融流转焉。夫然后国之有无，军之裕乏，民之利害，皆得而责之。彼亦将朝思夕计，毕精竭虑，自任而不辞矣。”从之。

金元帅布萨忠义朝京师，金主劳之曰：“宋国请和，偃兵息民，卿之力也！”丁巳，以忠义为左丞相，赫舍哩志宁为平章政事。

辛酉，中书舍人洪适进仁宗久任许元故事。帝曰：“洪



适所进故事，切当今日之弊。今后非因昏懦不职，不得遽有迁易。其兴利除害，绩用修举，并依故事旌擢显用。”

乙丑，金以平章政事宗宪为右丞相。

壬申，诏：“法令禁奸，理宜画一。比年以来，傍缘出入，引例为弊，殊失刑政之中。应今后犯罪者，有司并据情款，直引条法定断，更不奏裁。内刑名有疑，令刑部、大理寺看详，指定闻奏，永为常法，仍行下诸路遵守施行。其刑部、大理寺见引用例册，令封锁架阁，更不引用。”

癸酉，金罢山东路都统府，以其军各隶总管府。

丙子，遣李若川使金，贺上尊号。

是月，宗正丞林邵言：“祖宗《玉牒》昨缘南渡，散失不存。前后修纂为太祖一朝事迹，已经安奉；《太宗正牒》虽已成书，尚未进入；《太上》、《今上玉牒》，自今见修；自真宗至钦宗凡七世，并未下笔。缘近来体例，每修一朝《玉牒》，必取旨开局，方始修纂，十年方许一进，则是列圣之书，虽百年而未备。臣今自修《真宗玉牒》十年，计四十卷，望令出牒馆安奉。”从之。

郴州盗李金复作乱，诏以刘珙为湖南安抚使，兼知潭州。抵境，声言发郡县兵讨击，而移书制使沈介，请以便宜出师，曰：“擅兴之罪，吾自当之。”介即遣田宝、杨钦以兵至。珙知其署行疲惫，发夫数程外迎之，又代其负任，至则犒赏过望，军士感奋。珙知钦可用，檄诸军皆受节制。下令募贼党相捕斩诣吏者，除罪受赏。钦与宝连战破贼，追至莽山，贼党执金以降。

六月，癸未，同知枢密院事王刚中卒，谥恭简。

刚中在成都日，以万岁池广袤十里，溉三乡田，岁久



淤淀，因集三乡夫共疏之，累土为防，上植榆柳，表以石柱。蜀人久而思之。

丙戌，以翰林学士洪适签书枢密院事。帝谓钱端礼、虞允文曰：“三省事可与洪适共议。”自是东西府始同班奏事。”

王辰，淮南运判姚岳，奏蝗自淮北飞度，皆抱草木自死，仍封死蝗以进，帝曰：“岳取以为嘉祥，更欲寻付史馆，可降一官，放罢，为中外佞邪之戒。”

甲辰，罢湖北、京西制置司。

丙午，臣僚言：“科举之制，州郡解，额狭而举子多；漕司解，其数颇宽。取应者往往舍乡贯而图漕牒，至于冒亲戚、诈注籍而不之恤。且牒试之法，川、广之士用此可也，福建密迩王都，亦复漕试；见任官用此可也，而待阙得替官，一年内亦许牒试；本宗有服亲用此可也，而中表缌麻之亲亦许牒试。或宛转请求，或通问属托，至有待阙得替官一人而牒十余名者，请申严诈冒之禁。其见行条法，付有司重详损益，立为中制。”从之。

又言：“国家三岁科举，集草茅之士，亲策于庭，其间岂无一事之可行！然有司考试，多以文采为止，考在前列者，始经御览。其间有言及诸郡军民利害实迹，偶文辞不称，置之下列，往往壅于上闻，诚为可惜！请自今，有论及州郡军民利害事实，令初考、复考、详定所，各节录紧要处，俟唱名日，各类聚以闻。”从之。

是日，金中都地震。

秋，七月，戊申朔，金中都地复震。

金罢陕西都统府，徙陕西元帅府于河中。



庚戌，知池州鲁誉声称本州管下竹生穗，实如米，饥民采食之，仍图竹实之状，緘裹其物以献。臣僚论：“歉岁饥民食其不当食之物，诚出于饥饿迫切而已。今池之民采竹实而食，其亦迫切甚矣。誉任在牧民，顾以为美事，不谓之奸谀不可也。较其罪与姚岳同科，望予罢斥。”诏从之。

辛亥，王大宝言：“理财宜务本抑末。农者，天下之本也；而边贾逐末，竞利日繁，宜抑之以助农。如前日免行之令，偶因曹泳建言废罢，请讲明损益以复前制。”帝曰：“曹泳所行，唯免行一事，至今人以为是。民不可忧，难以施行。”

臣僚言：“守臣之弊，重内轻外；宜更出迭入。若未历州县，不得居清要；未任监司，不得居郎曹。外有治效，擢之内职；内有实绩，擢之外任。庶几官宿其业，人效其职，无因循苟简之意矣。”诏令中书省置籍。

癸丑晚，御选德殿。御坐后有金漆大屏，分画诸道，各列监司、郡守为两行，以黄签标居官者职位姓名，常指示洪适等曰：“朕新作此屏甚便，卿等于都堂亦可依此。”

乙丑，临安府奏结断铺翠、销金事，帝曰：“闻外间翠羽甚多，若由严指挥，未必禁得。治一足以警众。”钱端礼曰：“今宫禁既不用，自然外间可革。”

是月，诏：“诸路监司、帅臣，将见任老疾守臣，限一月公共铨量闻奏。知县，守臣体访，申取朝廷指挥。如监司、守臣互为容隐，御史台觉察以闻。”

铸当二钱。

八月，己卯，帝曰：“永丰圩见隶建康行宫，藏收米



三万馀石，其拨付建康军中以助军食。”

金杀前宿州防御史乌陵呵喇萨，谓其与李显忠交通也。

钱端礼等奏：“前日面得指挥，减省权摄使臣及额外人吏。有承旨司谢褒，再三须要存留王兴祖等四人，盖有谢梓是其子。”帝曰：“吏何得如此！可重作行遣。”乃诏：“谢褒送处州编管。”

乙酉，立邓王懋为皇太子。大赦。

丁亥，参知政事虞允文罢。

金使完颜仲来，有所议，偃蹇不敬，允文请斩之，廷有异议，不果。全钱端礼受李宏玉带，事连允文，为御史所论，奉祠而归。

己丑，以洪适为参知政事，并权知枢密院事；吏部侍郎叶容签书枢密院事，并权参知政事。

庚寅，诏：“应今后文武知州军、诸路厘务、总管、副总管、钤辖、都监见辞，并令上殿，批入料钱文历。如托避免对，并不得差除赴任。委台谏、监司常切按察，以违制论。”

癸巳，臣僚言：“去岁江西湖口和籴，其弊非一：不问家之有无，例以税银均敷，此一弊也。州县各以水脚耗折为名，收耗米什之二三，此二弊也。公吏斗脚，百方乞觅，量米则有使用，请钱则有糜费，此三弊也。以关、会偿价，许之还以输官，然所在往往折价，至输官则不肯受，此四弊也。”诏：“逐路委漕臣并提举，往来巡按，务尽和籴之意以革四弊。”

参知政事钱端礼罢。时久不置相，端礼以首参，窥之



甚亟。邓王愔夫人，端礼女也。侍御史唐尧封论端礼帝姻，不可任执政，坐迁太常少卿，馆阁士相与上疏排端礼者皆被斥。端礼遣人密告陈俊卿，言己即相，当引共政，俊卿叱之；会进读宝训，因言本朝家法，戚属不预政，最有深意，陛下所宜谨守，帝纳其言。端礼憾之，出俊卿知建宁府。至是王立为太子，端礼不得已，乃引嫌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万寿宫。

乙巳，洪适等言：“近来士风奔竞，争图换易旧制，已有差遣人，不许入国门，新授差遣人，限半月出门。今请令宰执不许接见已有差遣之人。”帝曰：“如此则失之隘，但在卿等力行。”

洪适奏浙东盐司久阙官，请用宋藻，帝曰：“卿等曾谕宋藻支还亭户钱否？闻盐司所至，又要掊敛钱物送胥吏，至有六七百升，首须丁宁铃束。”

九月，戊申，金主秋猎。

时有献书者，洪适等言系编类之书，举子所用，欲与免一解，叶容言献言者大率图侥幸，帝曰：“亦无如之何。若不采纳，便塞献言之路。”

癸酉，洪适等言：“近有湖南漕臣任诏，均州守臣戴之邪，皆自请讨贼。臣等不识之邵，陛下尚省记其人否？”帝曰：“其人亦诞妄，今不须留在极边，可召赴行在，别与差遣。”

甲戌，金主还都。

金，十月，丁卯朔，金地震。

甲申，臣僚言：“私盐之不可禁者，其弊三：亭户煎盐入官，官不以时给直，往往寄居，为之干请而后予之，



至有分其大半者，一也。煎炼之初，必须假贷于人，而监司类多乘时放债，以要其倍偿之息，及就场给直，往往先已克除其半，而钱入于亭户之手者无几，二也。盐司及诸场人吏，类多积私盐以规厚利，亭户非不畏法，以有猾胥为之表里，互相蒙庇，三也。请申严禁戢。”从之。

戊子，刘蕴古伏诛。

蕴古之始降也，辨舌泉涌，廷臣多奇之。吴山有伍员祠，蕴古妄谓祈祷有验，新易扁额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。市人莫测其意，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，独曰：“是不难晓。他人之归正者，侥幸富贵而已，蕴古则真细作也。夫谍来不止一人，榜其名，欲使后至者知其已至耳。”至是遣仆北归，有告者，搜其书，皆刺朝廷阴事也。乃诛之。

乙未，金主冬猎，旋还都。

丁酉，金遣王衍等来贺会庆节，以后每岁如之。

乙巳，淮北红巾贼逾淮劫掠，立赏格讨捕之。已而知楚州胡则，遣巡尉击杀其首卢荣。

十一月，丙午朔，金主谓宰臣曰：“朕在位日浅，未能遍识臣下贤否。今六品以下，殊乏人材，卿等何以副朕求贤之意？”

己未，诏：“后省抽上书可采者，撮其枢要，断章取义，立为篇目，缮写进呈，以牙牌一面，镌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、赃吏字，疏事目于下方。”帝曰：“朕已令制造数副，记朝廷事。省部亦当依此以备遗忘。”

癸亥，金立诸路通检地土等第税法。

金主之初立也，事多权制，至是诏有司删定，谓宰臣曰：“凡已奏之事，朕尝再阅，卿等勿怀疑惧。朕于大臣，

